

某某记

■陆亚利

近读《易经》，其“系辞下”有云：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以书契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。”此语推定文字因结绳记事而来，有资治和记录功用。突然想到，过去乡下常用符号和文字标记数量或物品归属，感觉蛮有趣味，是否结绳记事的遗风？有待方家去考证。

一种计数方法叫“打正字”，适于标准物件和纯数字记录。用处甚多，可记每户缴交家肥担数，分类记点竹木、砖瓦、家禽、鲜鱼，计算工日、计件评工分，统计先进生产者推荐票数。生产劳动场所纸笔记录不便，屋场垛子，阶基木柱，鸡埭盖板，猪栏泥墙，都可以看见计数的正字。有时在泥巴地上临时划正字，日晒雨淋脚踩，过两天便了无痕迹。

稻谷入仓计数，常常“打正字”。收获季节，晒干的稻谷，要挑壮实劳力，用箩筐担进生产队谷仓。父亲是队上的保管员，负责入库计数。每次集中入库数量大，每一担用杆秤精准称重，效率很低。为了省事，父亲用上打正字的办法“偷懒”。每一担箩筐大小不一，父亲招呼撮谷的妇女：“每只箩里的谷要掞平，隔阂大了，产量就记不准哦。”称重除皮，得出每一担谷的标准重量。父亲不知从哪里捡来粉笔头，在谷仓泥墙上，写上每个担谷者的名字。挑来一担谷，父亲在挑谷者的名字下，工工整整划上一横或一竖。入库完毕，拿来算盘，一个正字五担，分别合计，再捆总为当次的入库数量。父亲戴着老花镜，计上实物账，会计计上收入账。

木匠做上门工夫，神秘的标记，似古时刻纹记事。竹制的墨线笔，除了划榫卯尺寸，也用于标记位置、数量。师傅肩上搭一条深帕，左手拿角尺，右手执墨线笔，飞快地点划墨线，留下一些特殊记号。笔如刻刀，墨线横竖撇捺都有，外行一般看不懂。拼接柜板、门板，都有标写木板次序的符号。从一到十，不是汉字，更不是阿拉伯数字，有点像又不是罗马数字。我好奇地问木匠师傅：“你老人家标咯顺序，吗跟画桃符样？看不懂呢。”师傅很神秘地说：“鬼崽子，咯是鲁班师傅传下来的，乱讲得罪祖师爷，会肚子痛。”没有问个明白。下次木匠来屋场，我又问来问去，师傅仍是无可奉告。

农家屋檐搭屋角，家什容易混

杂。毕竟也是财产，又要互相借用，标记归属，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，终归能避免无谓的纠纷。

家里打水桶、脚盆、饭兜，新做了桌椅板凳，新买了棕皮、粽斗斗笠或是纸伞，趁着还未油桐油，在显眼处用墨笔写上“某某记”字样。一个屋场多为同姓，姓氏便省去，某某即为户主的大名。桐油干了，字迹稍稍模糊，归属却一清二楚。有了桐油的保护，日深年久，“某某记”依然是“某某记”。箩筐、筛子、簸箕、撮箕之类的蔑货，不需油桐油，直接用墨汁或油漆标写。挑错水桶、箩筐，拿错斗笠、撮箕，背错锄头、耙头，依着“某某记”，便可物归原主。

那时，洋铁皮桶子时髦又贵重，样式都差不多，最易混杂不清，更需作标记。墨笔字管不了多久，便用红洋漆标写。白铁皮上的红字太打眼，一般写在桶底的外侧。同款的混在一起，倒转桶子查看“某某记”，分清归属谁家。记得我住校上高中，买了个新铁桶，父亲沿袭乡下的习惯，也用红漆在桶底号上了我的大名。后来发现，同学们的铁桶也都如此。

那时乡下办红白喜事，都需借用左右邻舍的桌椅板凳、碗筷炊具。瓷碗大同小异，借来的碗，不易分辨为谁家的。因归属印记的需要，乡下瓷匠便极少修补瓷器，大都为瓷碗整字和整修陶器。进得屋场，瓷匠放下工具挑子，高声招揽生意：“整碗整缸甭哦！整碗整缸甭哦！”女顾主搬出新买的大碗小碗，一番讨价还价后，师傅系上围裙坐上凳子，拿出各色金刚钻和钉锤，排场开工。

叮当叮当，金刚钻尖破蚀碗底的瓷面，留下如秤星一样的麻点，连缀成“某某记”字样。整字是个细致活，耗神费心，稍不留神，便会凿裂甚至打碎瓷碗。师傅做事时，忌讳有人吵闹，偏偏我们小孩子叽叽喳喳。师傅推低老花镜，和颜悦色劝说：“你咯些鬼崽子，去开边点子啰，耳朵都嘈聋哒！”

遇上笔画多的字，师傅都用乡下习惯的自行简化字，减省不少工时。我仗着自己读了几册书，对师傅提意见：“师傅，冇得咯个字吧，我吗不认得？”师

傅若无其事说：“小徕几呃，咯是简化字嘞。”我教育起师傅：“语文老师讲，乱写简化字，作文要扣分。”师傅笑笑说：“我只读咯多书，你听你语文老师的冇错。”邻舍办喜事，有时帮着清理借来的碗，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简化字，心里并不纠结，觉得有字总比无字好。后来住校读书吃统餐，每人一个铝饭钵，边口鑿上学号，当作“某某记”。端钵子吃饭，有时记起整碗的师傅，觉得钵子也亲切了。

各家鸡鸭，清早出埭就成群结队，去町里山里觅食，晚上，凭着天生的悟性，归埭进宿。常有呆萌的小鸡，跟错队伍，进了别家鸡埭。女主人清点，发觉数量不对，也不着急，习惯去问邻舍主人：“我屋那只雷头鸡仔冇进宿，看在你屋鸡埭冇？”邻舍打开鸡埭盖板，就着煤油灯火，果然发现那只鸡混在里面。原来，刚孵出不久的小鸡，身上无法印字，各家用红蓝黑墨水，在绒毛上染一小块“号记”。同批出壳的多，红黑蓝三色区分不了，女人们默契，以同色墨水，东家号鸡头，西家号鸡尾，你家号鸡脖，我家号鸡翅。“号记”无字，实则也是“某某记”，小鸡进错埭门，便可轻易找回来。

有一种印象最深的标记工具，叫做石灰印。四角形木箱，不足一尺见方，底板有镂空图案，带活页锁扣的面板上钉有木抓手。石灰印不印证归属，而用作防盗。队上尚未完全晒干的稻谷，下午收拢成小山似的谷堆。收工之前，父亲提着装满石灰的大印，围着谷堆低坡，盖上十来个印记后，锁回仓库。担心晚上落雨，轻轻盖上稻草，印迹仍旧完整。石灰印如图章般清晰，威严地标示：集体财产，封印勿动！清早，若发现石灰印迹毁坏，无疑有窃贼偷谷，抑或有守谷者监守自盗之嫌。

队里稻谷入仓，落锁之前，也会戳上几个石灰印。父亲执掌石灰印十余年，晒谷坪清泰平安，粮仓却失盗过一次。窃贼扭毁两把大锁，依石灰印损毁程度，估计偷走一担谷。父亲作为队上的保管员，掌管其中一把钥匙，心里又焦急又愧疚，唯恐社员猜疑自己。公社公安特派员来过，发现沿铁路一路撒落谷粒，研判是外贼所为，父亲心里才释然。

“某某记”记录乡民智慧和乡风秩序，现在想来，不仅仅是有趣而已。

去年秋天有点冷

■丁平衡

清明前的细雨，模糊了我的眼睛。乍暖还寒，我念起了九泉之下的姐夫。

2021年10月20日，那个特别冷的下午，姐夫走了。我相信，姐夫一定不冷，因为他浑身充满着力量，因为他是一个不屈的人，一个睿智的人，一个有大爱的共产党人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认识姐夫，他刚从部队转业回来，高高的鼻梁，坚毅的面庞，酷似当时电视剧中的男主角高仓健。他身材不高，但孔武有力，住在离我家两公里左右的贺家寨，家里五兄弟，排行老四。村里村外，一些不务正业的小混混都怕他，我这个小屁孩跟在他后面，特有安全感。

双抢时，抬打稻机，他总是抬最前面那一部分，不管多远，一口气，肩膀都不换一下，满满的一担稻谷在他面前更是不在话下。他的单车总是骑得又快又稳，不管是在柏油马路上，还是行驶在坑洼不平的机耕道上，我坐在后面，总是开心地扭头，看别人追赶的样子，从不担心摔跤。更让我羡慕的是，姐夫酷爱读书，一手毛笔字、钢笔字写得非常漂亮，当时村里每家每户的户口簿，每个人的身份证都是由他一笔一划写出来的；乡里、村里的大幅宣传标语，他一挥而就，引来一群羡慕的眼光。一天，家中老房子里忽然多了一幅书法作品《开卷有益》，原来是姐夫亲自主操。年少的我凑上去眼观鼻闻，觉得不可思议，为什么毛笔能把字写得这么龙飞凤舞，这么有精气神，这么富有韵味……

从此，家里的书卷气越来越浓，读书的氛围也越来越重。

2001年茶园小学重建落成。那个年代提倡村校村办，由于村里经济不发达，该校年久失修，破损不堪，于1995年重建，却因财力有限，屡次启动，屡次停工，一直无法投入使用。直到2001年撤郊区将茶园村并入雁峰区，学校新建作为头等大事，迅速提上区委、区政府的议事日程，于是高标准的教学楼及完善的配套设施全面交付使用。落成庆典时，作为村支书的姐夫，在庆祝大会上即兴讲话，掷地有声，满满的正能量。姐夫铿锵有力的话语，让当时与会的各级领导、全体师生、全村老百姓至今都津津乐道。

茶园村并入雁峰区后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各项工作迈上发展的快车道。南外环顺利拉通，路通财旺。为抢抓机遇，带领村民致富，姐夫紧密团结班子成员，做规划、出主意、搞协调，扑下身子干，不辞辛劳，不畏流言蜚语，甩开膀子，大胆尝试，开鱼塘、修村道，建冬枣基地、梨树基地、辣椒基地、葡萄基地，集体经济遍地开花，村容村貌大变样，老百姓的口袋慢慢鼓起来了。

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茶园村再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。

2008年，茶园村被雁峰工业集聚区相中，随后纳入白沙工业园发展版图，综合保税区也到此安营扎寨，一系列利好政策，让茶园村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发展基地变成重要的工业园区黄金地段。园区建设10余年，在姐夫带领下，茶园村共完成征地3000余亩，拆迁10万余平方米，安置房屋400多套，确保了新九中、幼高专扩建等重大民生项目有力推进，提前交付，确保了锦霖建设、上药集团等重点企业落户该村。

姐夫总是衣着干净整洁，说话做事不打太极，不拖泥带水，吃饭速度很快，滴酒不沾，往往别人还未尽兴，他已放下碗筷，坐在一旁，这是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。

2020年下半年，年近60岁的姐夫因常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且表现突出，被衡阳市委评为全市先进党支部书记，并在全市村、社区支部书记公开选拔中，破格调入白沙洲工业园区从事信访工作。

2021年9月，姐夫已经感到身体不适，但他仍坚守在维稳值班第一线，直至国庆节假期才去医院看病。哪知一去就是永别，甚至，我还没来得及去医院看他一眼……

2021年10月20日下午，哥哥来电，告知姐夫去世的噩耗，我坐在凳上很久没有动弹。一贯军人作风、无坚不摧、无所不能的姐夫，才是国庆期间听说他肝不舒服，怎么一住院就没有回来呢？那一刻，我真希望哥哥是在捉弄我，差点抓起电话就给姐夫、姐姐打过去，想证实这就是个玩笑，但理智告诉我，哥不可能开这种玩笑。

姐夫走了，灵堂前，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。但，那个秋天，格外的寒冷……

清水植瓶

■刘淑贞

瑜伽晚课回来,夜雨微凉,用钥匙开门,轻触开关,房间明亮起来。一室安静,呼叫了小艺,让它为我推荐一首音乐。我的要求并不高,有音乐的陪伴就满足了。

阳台的水仙,我惦记着,一回来就去看它。早上刚加了水,但水仙还是有点蔫蔫的样子,都怪我疏于照顾,几天忘记了浇水,心中难免有些自责,草木虽

微,但也是生命的存在。想起了同事送我的一株迎客松,置于办公室的窗台,我好茶好水伺候,勤问好看望,三天红枣水,两天桂圆茶,终究没能留出一片青绿的叶子,生命在一天天的垂危。我急急打电话问同事该怎么呵护,同事说买营养液。我又速速网购营养液,可人家压根不领我情,仍然自顾憔悴。也许是易主伤情,柔肠寸断,

拒不进食。我无力挽救,让自己有了一层罪恶感,辜负了同事的一番心意,常歉意于怀。

上次在野外随意采的几枝青绿,清水植瓶,置于案上,一个星期了,仍精、气、神满满。而我尽心倾力照顾的迎客松却让我情难堪。也像生活中一样,有些人你用心用意,别人未必领情。有些朋友你淡淡如水,友谊未必不真。

广告

认尸启事

卫江泉(无名氏 6016),男性,2012年12月21日由衡阳市救助站救助送入衡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,诊断为精神分裂症。2022年3月27日23时10分因病抢救无效死亡。请其家属或其他知情者速与医院联系(电话:3138015)。自登报之日起30天内无人认领,医院将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 衡阳市第二人民医院
 2022年3月28日